

传统文化与汪曾祺小说创作分析

周婧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mef.v4i10.4103

[摘要] 汪曾祺是我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贴近自然,且善以较小的篇幅来透射出深奥的人生哲理,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可以体会到他对生活的独到见解,越是读得深入,越是叫人回味无穷。本文对传统文化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汪曾祺小说在当下所蕴涵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其小说的时代内涵进行深度挖掘。

[关键词] 传统文化;汪曾祺;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ang Zengqi's Novel Creation

ZHOU Jing

Xu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Abstract] Wang Zengqi is a well-known short story writer in China. His works are close to nature and can better transmit profound life philosophy in smaller articles. We can appreciate his unique perspectives on life in reading. The deeper we read, the more memorable it 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Zengqi's novel cre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Wang Zengqi's works at the moment, and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in his novel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Wang Zengqi; novel creation

汪曾祺小说的创作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凭借着自身丰厚的人生阅历,结合从故乡民俗民风发掘出的丰富素材,通过小说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悟,这也使得汪曾祺的小说在其活泼灵动的笔调下呈现出了传统美感,兼具非功利化的审美倾向,以及对于爱与美、温情和风俗的主题表达,使得汪曾祺的小说备受文人墨客的推崇。

1 “仁者爱人”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复杂的思想内涵,这一点在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不过,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即儒家与道家。孔子提出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涵,即“仁者爱人”,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出了“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等思想理念,并且在儒学的传播影响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基本构成要素。汪曾祺的小说中,蕴涵了对于“人”的尊重以及悲悯,这种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实际上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通过对底层小人物苦难生活的描写,传达出了人生无常、命运坎坷的主题思想。

在《露水》中,描写了两个因为在小轮船上唱戏而相逢、相知的男女,苦难的生活使两人走到了一起,相互照顾、彼此安慰,也正是两人的相互扶持,使生活似乎看起来重新焕发了光彩。但是实际上,两个人美好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一个月,男人突然暴病而亡,使得刚刚开始的美好戛然而止。在《鸡毛》中,文嫂与女儿相依为命,靠帮学生洗衣服、拆洗被子以及养鸡来维持生活,虽然生活贫困但也安乐,日子过得也算悠闲。当女儿出嫁后,有孝顺的女婿和女儿在身边,本应该越来越好的日子却突然遭到了变故,女婿因为车祸而丧生,养的

三只鸡也被学生偷走。在整部小说中,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笔触对文嫂与学生和睦相处的景象进行描写,清新且有趣味性的养鸡场景更是营造出了温馨、和谐的小说格调,但是在后半部分出现了性格古怪的金昌焕,将文嫂养的三只鸡全部偷杀了,文嫂的哭喊及作者在结尾的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体现出了汪曾祺的情感及爱憎分明的态度。事实上,在汪曾祺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生活的苦难和忧伤,但即便如此,汪曾祺心中向往的依然是美好的生活,在他的小说中寄予了对于苦难人生的悲悯和关怀。

“仁者爱人”的精神赋予了汪曾祺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他愿意在小说中深度描摹小人物的生活琐事和命运。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诗化特征,通过字里行间的情感描写以及适度简约的作品风格,体现出了

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汪曾祺的小说很多都体现出了他对于故乡生活的回忆和眷恋，无数的浮躁和悲伤都在时间的积淀和过滤下变得平淡，汪曾祺也正是以这样平和的心态来对家乡的故事进行描写。《大淖记事》中，乖巧的巧云与十一子相互爱慕，但是为了照顾父母而将爱意埋在了心底，巧云被刘号长强暴后，身心承受的痛苦不言而喻，但是小说中并没有继续对这样的屈辱进行铺陈，而是转而描述十一子的包容以及对巧云的爱，两人的爱情虽然因为恶人的介入出现了波折，但是这样的波折反而使得美丽变得“愈加美丽”，最终，刘号长被驱逐，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得到了众人的祝福。故事曲折暗藏着淡淡的忧伤，却又洋溢着脉脉温情。在困难坎坷面前，大家互相帮忙，以仁爱之心，宽以待人。

2 “道法自然”

在小说创作中，汪曾祺在平淡的生活中融入了诗意的描写，将生活的美好充分展示了出来，他追求闲适、淡雅的人生诉求与道家“乘物以游心”的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融合的道家思想，使得汪曾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变得更加温和，更加富有人情味。老子认为，人如果想要克服本质层面的异化，就必须超越导致这种情况的苦难生活，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而庄子哲学中“逍遥自由”是最高境界，主张人应该依照本性来生活，追求的是一种自然、随性的处事态度。汪曾祺本身并非是死守传统的作家，在其小说作品中不仅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现代文化的闪现，其在面对时代发展时，一方面接受新的时代思想，另一方面也始终没有忘记道家“反对人的异化”的观点，警惕时代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美学情感的需要和社会效果》

中，汪曾祺这样写道：“我写旧社会少男少女健康、优美的爱情生活，这也是有感而发的。有什么感呢？我感到现在有些青年在爱情婚姻上有物质化、庸俗化的倾向，有的青年什么都要，就是不要纯洁的爱情。”由此可以看到，汪曾祺有意识地摒弃时代中丑恶的东西，保留小说思想的纯洁与质朴。以《受戒》为例，描写的是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故事，没有现代社会的污染，有的只是简单、清爽和朦胧的情愫，两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发自内心的爱恋，源自他们心灵深处最为真实的情感。通过对明媚水乡风光的描写，衬托了明海和小英子纯真的天性，而且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风俗民情描写，如当地和尚的风俗、三师傅的精明能干，以及和尚娶妻吃肉等，相对而言，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排挤、变形等，在小说中是完全不存在的，似乎汪曾祺刻意淡化人们对于欲望的追求，凸显出了人们纯粹而自然的天性。

3 “以我观物”

汪曾祺曾经自称“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小说中塑造出了一个“我”的角色，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了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可以说与中国传统画作中“境中有我，以我观物”十分相似。汪曾祺在小说中融入的主体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生活的喜爱。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凡人，描写的是平凡的生活以及苦中作乐的精神。汪曾祺喜欢描写各地的风土民情和传统技艺，因为他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区域文化的积淀，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息。从汪曾祺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二是对生命的热爱。在汪曾祺小说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是他对于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于人性的赞美。如《大淖记事》中，描写七、八

个孩子站在码头上，比赛看谁尿得远，这样的冗余描写乍看并无必要，而仔细阅读后才能够体会出其中所包含的对生命和活力的赞美；在《故里三陈·陈泥鳅》中，陈泥鳅在打捞死尸时，反复讨价还价，但是面对活人则爽快救助，不图回报，甚至会将自己挣到的钱用于救济孤寡老人，这种精神是儒家“以义为上”思想的直观体现，也是对陈泥鳅人性美的赞颂。

4 结语

总而言之，从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中可以明确知道，汪曾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构建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其小说创作作为浮躁的年代送来了一缕清香。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如读一本描写传统文化的史书，从中可以感受到汪曾祺为人处世的淡然与从容，感受到其对于人性的关怀，继而获取心灵的滋润。

【参考文献】

- [1]黄毓如.论汪曾祺散文的饮食书写及意义[J].名作欣赏,2021(24):41-44.
- [2]钱寒娟.论汪曾祺《聊斋新义》的散文化[J].汉字文化,2021(15):74-75.
- [3]李雪健.汪曾祺小说中“最后的人”的形象分析及其诗意情怀[J].汉字文化,2021(14):131-132.
- [4]刘津含.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意蕴[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1,38(07):18-23.
- [5]刘翠红.从《受戒》的审美特征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德州学院学报,2021,37(03):64-66+69.
- [6]吴瑶.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汪曾祺小说研究[D].陕西理工大学,2021.

作者简介:

周婧(1983--),女,汉族,江苏徐州市人,助理讲师,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